



每部發價紋銀捌錢

笠澤堂

書

碧筠州
堂重雕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目錄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蜀本有此今列入 叢書序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後虱賦并序 移石盆絕句

杞菊賦并序 甫里先生傳

自遣詩并序 二遺詩并序

人日代客子 閑書

鷓鴣詩并序 苔賦并序



甲辰觀樓
印

書李賀小傳後

蚕賦并序

雜說

大儒評

自怜賦并序

吳體詩

獨夜

石竹花詠

一本無詠字

寄吳融

春寒賦

藁書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說鳳尾諾

螢

蟬

秋熱

戰秋辭

復友生論文書

治家子言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一本無宋字

中秋待月

記稻鼠

蠹化

登高文

送小雞山樵人序

哀茹筆工

祭梁鴻墓并序

紀錦裙

紫溪翁并序

藁書丙

田舍賦

五歌并序

放牛歌

水鳥歌

刈穫歌

雨夜歌

食魚歌

象畊鳥耘辯

禽暴

告白蛇文

祝牛宮辭并序

招野龍對

漢三高士贊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耒耜經

迎潮送潮辭并序

重憶白菊

閑吟

藁書丁

村夜

紀事

孤鷹篇

南涇漁父一本作溪

野廟碑

恠松圖贊并序

別墅懷歸

丁隱君歌并序

蟹志

鶴媒歌

求志賦并序

村中晚望

寄淮南鄭賓書記

江墅言懷并自和一本自和三字另列

野井

問吳宮辭并序

水國詩

彼農詩

小雪後書事

南征

北渡

夜泊詠栖鴻

早行

郁李花賦

吳郡志郁作柳林本注范符三年作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祀竈解

補遺

蔡城詞二首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素絲

陸龜蒙傳

後序

續補遺

微涼賦

秋蟲賦

麈尾賦

幽居賦

小名錄序

跋王益祥

跋十一世孫惠原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曰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蘓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
終贈左補闕本朝宗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
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
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
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
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宗元符庚
辰歲仲秋月郟人樊開題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
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
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
許長^礪齒^{毀音}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
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
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
傳序往往雜葢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
書自當^變^切讓^{許園}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
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
羈限為時之恠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
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咲曰彼病子
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
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
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湏之散其可得耶水
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
之局為渚為洳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一本無乃字人字
文粹無乃字有今字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
延甍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
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
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竒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篁
曳寒繭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
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
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

只効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
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日使文
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
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疎滄腐
鱸鯪脫正失檢馭非讒疵人間所謂好男子我
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
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戔巍所以腰欲散不
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歌語散空谷
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宜書散

渾真草酒散甘醇醅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
客散忘簪屨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
何疑不共諸侯今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
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未嘗識白刃煞
我窮生為或聞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
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
羽林仗績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
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
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扶君麾四方

賊壘猶占^戰地死者暴骨生寒饑歸來輒擬荷鋤
笠詬吏已貴^責租錢遲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
金何以支祇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俛首哀惻嫠
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躪冰霜襦袴
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
悠幸寄義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
人號

後虱賦 并序

余讀玉溪生虱賦有就顏避跣之歎似未知虱

作後虱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小人
趨時必變顏色棄瘠^瘠涵^涵臃乃虱之賊

移石盆絕句

移得龍泓澱灑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
澄心坐倒影新篁一兩竿

杞菊賦 并序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
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採擷之以供左右

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暮猶責
兒童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
者家曰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
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
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
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牙綠或頽或苦煙披雨沐我衣
敗縹我飯脫粟羞慙齒牙苟且梁肉募延駢羅
其生寔多亦杞未棘尔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

予何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

故云

甫里松江
上村墟名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

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摘微旨見文中

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

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

今在
潤州

文宣
王廟

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滂漉胡館切翳塞無

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

一本無古聖人三字
一本作小注

誤後學乃書撫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
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
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筐箱中歷年不能淨
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
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
鎖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
各音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
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

省一日去于手所藏雖少咸精寔正定可傳借
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
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圻揉汙
或藏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
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
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
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
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
夜則與江通色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

去當作弄

緝同緝隸
釋童子逢
或碑學有
緝照

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負畚鍤率畊夫以為
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
刺之先生曰舜黻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
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
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薈置園
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郡歲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簿為甌犧
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
然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
寺石泉無錫縣華山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淞

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助
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五敗氣索者二年而
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
尔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
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賣一束
書茶爐竈筆床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
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駛走之不若也人
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

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稍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自遣詩并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卧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

十絕絕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題為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雪下孤村淅淅鳴病魂無睡洒來清心搖祗待東窓曉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祗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鱸無因得乞取餘艸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

紫花瀨在顧渚步

水邊山曲更深村終

須揀取幽栖處老檜成雙便作門

陰洞曾為採藥行冷雲凝絕燭微明玉芝敲折
瑋然墮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歎人間髮易華暗將心事許烟霞病來前約
分明在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
徐劉輩枉向人間號酒龍

羊侶

口早口汗二切

多應自古豪解盤金稍置織腰縱然

此事教雙得不博溪田二頃苗

偶然携稚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筆精
如逸少懶能書字換群鷺

昔聞莊叟迢迢夢又道韓生苒苒飛知有姓名
聊寄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也疑
真宰恠休時猶未徧林巒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
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慘亂和殘照
紛紛舞應索陽鳥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淒涼月娥如有
相思淚祇待方諸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閑身遂與溪雲作主人一夜逆風
愁四散曉來零落傷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糧
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斲來文似瘦蛟螭幽人帶病

慵朝起祇向春山盡日歌

月澹花閑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

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宋玉有微詠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橫絕半江風有時不耐

輕橈興暫欲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

春流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由是寄南

或作前

朝靈和殿

下巴江柳十二樓前等翠條

強梳蓬鬢整斜冠片燭光微夜思闌天意寂饒
惆悵事單栖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春一作春苗次第生稚子不

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鬪輸贏

一派溪隨若下流春來無處不汀洲漪瀾未碧

蒲猶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曛一橈青翰破霞文越人但愛

風流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湏是占時生准擬羞肩不近情佳麗幾時

腰不細荆王辛苦致宮名

妣女精神似月孤敢將容易入洪爐人間縱道

鈿華少蝶翅新篁未肯無

負白求丹變姓名主恩潛助亦無成侯家竟換

梁天子王慙徒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

相逢背一夜寒聲減四肢

二遺詩并序

二遺者何石枕材琴薦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

化於何越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
寂枝峯萼壑秀氣磅礴數百里不啻而神仙登
臨草木芬恠永康之地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
往往化而為石磐根大柯文理曲折盡在好事
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為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
得枕材趙郡李中秀得琴薦皆茲石也咸以遺
予予以二遺之竒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萬古清風
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閑追金帶徒勞恨靜

格音各朱絲更可怜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
更雕鐫

人日代客子

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
金釵

閑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纔暇即焚香閑堦雨過
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菜涼南國羽書催部曲

時黃

巢園廣州告急東山毛褐傲羲皇升平聞道無時節試問

中林亦不妨

鷓鴣詩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鷓鴣者貺余黑襟青
脰碧瓜丹喙張救反色幾及項質甚高而意草一本
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
囚錄籠檻逼迫窓戶俛啄仰飲為活大不快真
天地之窮鳥也為之賦詩擬好事者和

詞賦曾誇鷓鴣

徒角切 牛欲切

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

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

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
裁書謝白鷗

苔賦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置苔之狀則有懲勸之道
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盲廢因復為之
以嗣其聲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廷秋莓苔植離方抱圓累紫
疊碧始今封於危亭之下終絡地於荒畦之側
侵竹塢而縱步佔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

孰為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
田者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音稊質被綠錢
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薄音徒或蕤音輪或薜或
落反文答諒含姿而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
霍天姻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
僭塗樹階緣城玉牀丹傲之象畫帳蒼梧之翠
秃謂爵祿不必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叶四凶
身圖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苔也染婕妤
之篔簹晚偏青封廷尉之門經秋更綠彼失寵

以亡家者鮮不慟哭則有林塘倚薄衡泌蕭條
茅茨上古机格各音南朝畫偃格則書滌畫聖晡歸
則婦餉兒樵溝通壞蹙路隔危橋雨霽而魚驚
沫聚霜乾則鶴刷翎飄浪求名而蠖屈虛卜命
而龜焦態歎瘦枕樹挂風瓢山無價買隱有詞
招斯苔也周内史宿酒壺邊烟波思起屈大夫
擣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放志者能無獨
謠謠曰苔之生子自若人有哀子有樂哀者貴
子樂者賤貴者危子賤者宴噫哀樂子何時止

貴賤循環乎而後已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馭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白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

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鼈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岩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尔後袞袞去曹務多施癘令季操李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滌畝漁者謂之累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

卵至于槁死不能得伏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夫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
是哉

東坡六

蚕賦 并序 一作蠶

荀卿子有蚕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蚕有功於世
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
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
絹纁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

繭厚絲羨機杼經緯龍鸞葩卉官誕益吮盡取
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
凍死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
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
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
之尊聖人不得不敬况舜攝于天子頑嚚娼傲
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

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於女子其術恠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成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韮繫絕願左右無可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韮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韮韮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韮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世以孟軻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

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矧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自怜賦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鑿甚庸而氣益盛藥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而後致也其為窮且否一作病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

人既傷乎矣能無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偏被六極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富曰氣實曰貧曰志噫天地子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子惠或作專而行諸聖人耕吾亦畊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過于是聖人達曾不依於子既不獲築說莘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及箕巢穎許散髮而類鶉居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之積子繁其疏搜羅以虛謂之朽子輔其儲涵潢乃渚旁無垠兮上無初退不足子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燠

敷舒首蓬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踈中躁子燔炮之蟹外撓子冠帶之狙凌兢兮上坂之馬帖捻兮橫沙之魚行則左人而右杖卧則夕擁而晨祛冒忌者即席奮擊責功者越月紆徐痿寧忘起憤亦懷攄天難致問道竟何如孟子之言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城取其二三榮而已又焉知是歟非歟皋陶瘖師曠瞽子則視瞻而言語却克跛行父秃子則趨踣而櫛沐幸固陋而或全豈乖離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捨不

理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
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苟吾君
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施械而去
繫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未繙
井羸其斲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
抱影以中泣一蝎在木子柯瘍荼痿寒暑三病
子吾寧禦衰服猛鷲子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
禹子張孔姬吾其庶幾託斯文之赴想冀君子
之攸宜苟家靜戶塞之弗寤老死空山子已而

曾文南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體二

首以贈

風初寥寥月乍滿杉_松篁左右供餘清因君一話
故山事憶鶴互應深溪聲雲門老僧定未起白
閣道士遙相迎_日聞羽檄日夜急掉臂欲歸岩
下行

又

驚聞遠客訪良夜扶病起坐綸巾歌清談白苧
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吳烟霧且如此百

越琛賈來何時林端片月落未落強慰別情言
後期

獨夜

新秋霽夜有清境窮檐病客無佳期生公把經
向石說而我對月湏人為獨行獨坐亦獨酌獨
翫獨吟還獨悲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羣居終
校奇

石竹花詠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

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寄吳融

字子華一作寄吳子華

一夜秋聲八井桐數枝危綠怕西風霏霏晚砌
烟華上淅淅疎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名未了我
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事織作中流萬
尺篔

春寒賦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惓惓顧曰春寒
玉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

後連女子充溢洪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不雨
不得不風風橫雨斜天地溟濛寒之中人有異
於嚴冬其來也位迷其狀也惆悵理難辨而詞
作色雖莊而意蕩明比薰鑪留連輔帳相逢置
酒則少避醜顏獨自登樓則偏凌遠望臨窓戶
遶池塘絲輕畏逼花怯愁當掩抑范子幽襟更遠
連牽子別緒彌長齊紈失色越絮騰光芳神失
職陰取爭強朝耕犢戰暮箔蚕僵民病如此君
何勿傷襄王於是下席稱謝徹燕取少省嬪嬙以

黃金為玉壽然後返駕於高唐乎

此賦湖州教授關注子東得之江南徐錯錢
文集注中今附于此會稽石公轍識

笠澤叢書卷甲

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
為利也願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
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折豈連
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寘人塞耳義弗聞也
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
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鈍董澤之蒲十九
為榦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
魂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
絕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

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
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六勇而奮矣設有
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
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舍
縱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奮氣入則包羞
及其殆也搜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
艱難乎春秋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
寒泉子畊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
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果部秦說鳳尾諾五平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冑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綽繚然襪襪然織為繪莫的知既冑其行

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荅案晉元帝為瑯邪王時帝羨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音志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

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妄
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
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螢詩

肖翹雖振羽戚促盡疑冰風助流還急烟遮點
暫凝不須輕列宿纔可擬孤燈莫倚隨家事曾
煩下詔徵

蟬

祇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都一腹清何甚雙翎薄

更無伴貂金換酒并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恨偏
令落日呼

秋熱

自昔秋捐扇今來意未衰慙慙付柔握浙瀝待
清吹午氣朱崖近宵聲白羽隨物如南國候無
復媿好悲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
物態森疎強梁天隨子爽駭_切情慄_切軍庸之

我當濠然而溝壘然而墻燾然而桂隊然而篁
杉嶢攢矛蕉標建常槁艾矢束雉募絃張蛙合
助吹鳥分啓行若革進而金止固違陰而就陽
無何雲顏師風白伯蒼茫慘澹隳危撼劃火蒙
上焚雨比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燾者亞
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矢者仆如彊
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疑子盡纍木具
耳子咸馘雲風雨烱乘勝之勢驕杉篁蕉募敗
北踣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

神吾為爾羞之南北畿圻盜興五碁方州大都
肅節龍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斧抵耄老干穿
乳兒昨宇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
擾踐邊朔殲傷蚤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卷
不刑甲綴不離堯渠歌笈裂地無疑一作宜天有四
序秋為司刑少昊負辰親朝百靈蓐收相臣太
白將星可霾可電可風可霆可壑溺顛陷可天
札迷冥曾忘麈剪自意澄寧苟蜡禮之去責觸
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凌壞砌撥崇巖批宿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歌
垂牋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
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
者起不似甲復友生論文書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
其間僕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
難招禍怨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
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

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
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
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貨飾車馬故無
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羨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
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中壘則銘之藺散上聲澹
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
我太甚苟默默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
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
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

此及子史則曰子近於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
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
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
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
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
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
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
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
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

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
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
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
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
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
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
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
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
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

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闢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陘壬午猶繹萬入去于齋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

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
妄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
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
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
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
帝庸作歌皋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
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
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
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
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
耶是知文者辭之物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
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
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
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
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

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妍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膚爪而自矜於堂與心腑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縱游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治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墩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彫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止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

寶之按序中云我從子相天下矣及今復家有丞相云則當作宗丞相今作宗恐非惜所見本皆為莫可致正

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
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軌軌不足當也何者
子雲事於西漢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
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
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
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生之
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
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
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隨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唐盡教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歎
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
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
上下之心取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
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
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率兄弟耕稼以自
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
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
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

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
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
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弟事之許與
膠固形於歌詠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
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畊一船而漁有
文三十編有書數千牒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
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
材立清廟丈人承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
以小社對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

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
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簾斜樹隔
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寂愛笙調聞北里漸
看星澹失南箕何人為校清涼力未似初圓欲
午時

記稻鼠

乾符已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

于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塏塵勃濯楫支派
者入^解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稻本晝夜
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聲拆穗結十
無一二焉無何羣鼠疲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
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馱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
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械束榜篲木
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
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
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

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殲其民
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刺^斥其君也有鼠
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况乎上据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當二鼠不
派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蝥蟧生大有年
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
親蒙其灾於是乎記

之陳書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臃臃然類蝥蟧

而青翳葉仰嚙飢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
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
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
未舒襟黑鞞蒼分朱間黃腹填而脩墮綏纖且
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
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
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螿
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拳桔人雖甚怜不可
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

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
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螿之網人謂之鈞天
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
也封略大蕙篁也苟滅德亡公崇浮飾傲榮其
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螿網
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
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滄洋于心噎盟

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滔滔人生實勞或暇
或逸以嬉以遨茲辰甚良足肖吾曹趨山選臺
席餌樽醪既可追乎次青亦聊釋乎鬱陶齊諧
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
吁稚子之知於是耳曾不探乎興旨吾數畝之
間門常晝關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咲以獨
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撫之與善治搢頑有
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聲顏一驥在坂百駑
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孱仲丘登東山而小魯

况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輿邃假竊名器
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佞舌咿啞所向上下鏗威
介私放蕩侈哆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閱大居墜
粉塗朱脊會螭屹扉環獸補輪鮮蹄驕羽翼成
徒繡碧其內絲篁彼姝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
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悔咎中積簡弃信行
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填塞權之所憎始厚
終斥權之所怜昨罵今惜反掌北面天遼海隔
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煞人無

慚罪人何蹤造化不象名稱同暴以隳墻垣不
填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俚運輸輓犒
勞羸豪偏頗役使顛倒鄉音政吏笞不舍童耄如
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
慘戚在下吾寧忍欺尔以灾眚可逭鬱陶可披
我中去時病言開怒隨我感物悴遐瞻迹噫是
使灾眚弥熾鬱陶愈悲惟尔教我百無一宜我
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縣農圃吾將曷歸無重我
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惴縮而退

今益六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骨門背朝日行四十里
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
石窻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櫟皆薪材直吳之
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言畫疆界
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
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
米十斛飯成理魚藪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
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

足矣其掌而供事以顧及小雞之樵也乾苻
六年春弗雨夏支派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艦可
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
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
明日望尔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
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
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
兵帑金窘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
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

蔣本有汝
字無及字

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
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已無所容
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
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
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
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
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教於予汝姑歸與之酒
繼之以歌云長其船予利其斧輸予薪予勿予
侮田予登予穀予庾突晨烟予蓬縷縷窓有明

予編有古飽而安予惟編是伍時不用予吾無
汝撫

哀茹筆工文

夫子之肱力一作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
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鑄爰有茹
夫工之良者責其精猶在價高下缺齧又牙尚
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蚕杼女加反說文云持也汝
寔助也我書竒竒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
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鎚縉觚獄辭圓

而不流銛而不欺一作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斲輪運

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作噫

祭梁鴻墓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
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
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祭
以舉白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
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鬼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

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願
先生之謂何心徧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
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白自吳民之祭不得故力
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補文而

紀錦裙

蜀本作記錦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
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
皆組繡竒妙李君乃出古錦裙一幅示余幅長
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

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
脰口中銜草葩背有一鷺鵠聳肩舒毛數與鶴
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
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
雲鎖結牙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隨霧春
草夾迤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
聲漏藻粉塗漆盪絙公曾切急也駮疾也或作桓環珮雲隱涯岸
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
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

美又不可狀也裏有繒綵下制綫尚仍舊兩旁
皆解散蓋折減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物
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
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
詩者賦之

紫溪翁并序

紫溪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一丘
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
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孩吾方在

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
而賡之曰採江之魚子朝船有鱸採江之蔬子
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
賤歟歌闕而去

笠澤叢書卷乙

笠澤藁書卷下

亦不

亦不

亦不

亦不

亦不

亦不

亦不

亦不

笠澤藁書卷丙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蘧篠笆籬
捷微方竇櫺踈磬卑歆而立偃僂戶偃側而行
越越蝸旋頂隆龜拆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
左有牛柶右有雞居將行瞪遮未起啼驅宜從
野逸反若囚居天隨子愀然而吁復自諫曰祿
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無畊為工商歟有沮溺
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說焉蓋
仕不愧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已使農工之洎
民^商棄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惰於力而希歲工之
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
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關有無之備
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窳不勝利喪之苦轉
從盜聚而充熾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逭之將提
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如怒鼃之跳梁
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遠而有牛角
角有田棊棊不值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
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穫夫涕洟饘於是粥於
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儉者茅茨勞者
胼胝顧予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舉舜之
德母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
乃繼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尔溝
塍利我錢鏹聊以卒歲更俟東作

五歌并序

古者詩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願詩其

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
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搖尾
乍依隈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壑無端入背
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
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鵝巢吞啄

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觜鉞普皮切爪戟

勁立直眎者擊搏挽裂圖臕腥如此等色恣豪

橫聳身往往凌青冥為人羅絆取材力韋韝綵

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

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知志行天刑鷗閑鶴散

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權倚寒江汀春

鉏翡翠參鳩鵲孤翹側睨瞥滅沒未是即冑馴

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

卓犖背人飛冷抱蕪葭宿烟月我與時情大乖

隈正韻近也
義當作隈
隈說文
水曲也

刺祇是江禽有眉髮慙懃謝汝莫相猜歸來長
短同羣活不無對好古詩金齋曰好筆餘軒

賦隸罕刈獲訶刈獲訶不賦圓如昔為我未是咀月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疏
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菜心如堵更
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灾百陣野鳧千
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
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
食苟有區分宜拚拚本作耕耘意若何虫豸兼

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余
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但徵索平生早遇
華陽客向日飡霞轉肥白欲賣耕牛弃水田移
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歌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
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
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掩却向燈
前坐

食魚歌

江南春旱魚無擇澤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
賣鱸呼見手反提見我長於尺呼兒徑取紅蓮米
輕重相當加十倍且作吳羨助早餐飽卧晴簷
曝寒背橫戈負羽正紛紛祇用驍雄不用文爭
如晚夕嘔吟樣好伴滄洲白鳥群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
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

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
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
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墾欲深
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
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
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
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
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

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恠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禽暴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夜不能寐往往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盖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糲糲上籠下西塗杖藜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按糲糲廣雅博雅皆音皮斯木之下枝也皆從木從米者皆書俱無

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糲糲上籠下西塗杖藜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糧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
眺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
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
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牛而已其
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鹿烏雀燕雉龜蛇之類
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
名字形朽神憤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一以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

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
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
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恠者必曰自然多穴
老墳窾大木要野毗盤肩有軀酒之享作小兒女
子寒暑曹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妖怛
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
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悉尔輩之為也古者鑄
鼎象物也使民知神姦若之姦吾知之矣况旅
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無越昆虫之職無

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不相害
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
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断裂首尾然吾誠
不移無易尔為

祝牛宮辭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菜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
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四
牝三牝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
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

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
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得所或
寢或卧免風免雨宜尔子孫實我倉庾

樂不至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
食之龍之於人固類異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
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
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
龍奮然而招之曰尔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

寒而蟄陽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
野龍矯首而咲之曰若何齷齪乎如是耶賦吾
之形窮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
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
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
樂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
拘惟蛭蟻之與徒率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
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
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

何誘吾納之陷穽耶尔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
為夏后氏之醢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漢書作孺仲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
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
曰吳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適世榮抗節
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
霸乃欣然恬淡如始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故夫高融何融是美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
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
恂乃知之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
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
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群書
復善談說漢衰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
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邈若不應冥冥一鴻

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
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
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共奕皇都象魏
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蕊蕊聖人弗生兩觀如砥
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

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賁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賁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翬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勒于柴荆。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恠石憑怒，跳波菽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皿和蚊涎，骨橫魚吮。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便舟楫者，行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

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脂中如劍鋸蹈席必死
鈎勢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
勿^忘巨味效^古骨^如車^而以

書銘

太古之時何當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
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
斷竹^折拊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轂韋編一絕錯乱
名目寢務輕^去聲省搗臬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
便虫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

曝蠹鬱痲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

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焉其巧益甚

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誥誓制令尾

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註記醜讎美

憐銘誅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

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畱寂

延繆戾倒顛尤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

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

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註偽焚燒弃捐復

似太古結繩之前

耒耜經并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
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
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
田野間一日呼耕眊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
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
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
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

而為之者曰犁鏡

鏡本作

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

曰犁底曰廕鏡曰策頷曰犁箭曰犁轆曰犁梢

曰犁評去

曰犁建曰犁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

耕之土曰墪墪猶塊也起其墪者鏡也覆其墪
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墪不覆之則無以絕其
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
形其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鼈
肉底之次曰廕鏡背有二孔係于廕鏡之兩旁

鏡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椽者曰轆後如柄而高者曰梢轆有越加箭可施張焉轆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庠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轆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轆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攄乎

輓也轆之後末乎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轆

車之骨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

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梢音底長四尺廣四寸

評底過塵鏡二尺策減塵鏡四寸廣狹與底同

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

絕轆脩九尺梢得其半轆至梢中間掩四尺犁

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渠踈之義也散

塿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礮呼格礮宅焉有礮音鹿

焉自爬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木

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
終焉

迎潮送潮辭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溆
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
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
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
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
騷人之末云

江霜巖子楓葉丹潮聲高子墟落寒鷗巢卑子
漁箔短遠岸沒子光爛爛潮之德子無際既充
其大子又充其細沒幽岸子欵柴門寂寞流連
子依稀舊痕濡腴澤槁子潮之恩不尸其功子
歸于混元

右迎潮

潮西來子又東下日染中流子紅灑灑汀葭蒼
子嶼慕枯風騷牢子愁烟已孤大幾望子微將
晦翳睨瀛溶子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子無纓可濯帆生塵子楫有衣悵潮之還子
吾猶未歸風右送潮風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相滯未容迴月明階下
牕紗薄多少清香透入來

閑吟

閑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窓一夜西風
高浪起不教歸夢過寒江

笠澤藁書卷丙

笠澤藁書卷丁

村夜二篇

江上冬日短徘徊草堂暝鴻當絕塞來客向孤
村病緜緜起婦念咽咽興微詠菊徑月方高橘
齋霜已併盤飡蔬粟粗史籍籤牌盛目冷松桂
寒耳喧兒女競開瓶浮蠟綠試筆秋毫勁畫戶
亦重關寒屏通相映詩從騷雅得字費鉉繫正
遇敵舞虵矛逢談扞犀柄無名升甲乙有志扶
荀孟守道希昔賢為文通古聖幽憂廢長劒顛

穎慙清鏡秬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虛多徇
勢老懶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吾家
在田野家事苦遼夔耕稼一以微困倉自然罄
愁慄風葉亂獨坐燈花迸明發成浩歌誰能少
傾聽

其二

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亢倉子有農道篇
我亦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辭為詫祗効芻
牧言誰防輕薄罵嘻今居寵祿各自矜雄霸堂

上考華鐘門前竚高駕纖洪動絲竹水陸供膾
炙小雨靜樓臺微風動蘭麝吹噓川可倒眴睐
花爭姹萬戶膏五窮一筵歌舞價安知勤播植
卒歲無閑暇種以春扈音初穫從秋隼下專專
望種稔捐捐條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裸
平生守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冥至
酣藉豈無致君術堯舜不上下豈無活國方頗
牧齊教化蛟龍任乾死雲雨終不借羿臂束如
囚徒勞誇善射才能誚箕斗辯可移嵩華若與

耻輩量飢寒殆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
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紀事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踈放苦為飢寒累未得恣
閑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霅溪上病裏賀豐登雞
豚聊饋餉巍峩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
寒徒為厚繒纒晴來露青靄千仞歟尋丈卧恐
玉華銷時時推枕望雖然榮衛困亦覺精神王
把筆強題詩粗言瓌恠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

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搪

突無以況料峭採蓮船縱橫簸天浪方傾謝公

詠忽值莊生喪鄭貞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默默阻音微臨風

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弗躬親

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並步浪反門外

兩潮過波瀾光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皆草創

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天高氣倏爽野迥襟

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翫口浪切辭子浪切平生樂篇

翰至老安敢忘駿骨正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

多赤舌見善唯蔽謗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量
圖書筐簾外關眼皆賸長餓隸亦不勝無薄田家
所仰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強聖道庶經營世
途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趨使使春
酒材呼兒具盆盞宵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
醉鄉可還陶然似元亮

孤鷹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鷹哀鳴慕前侶不免飲
啄晏雖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況是撫禮經憂

為弋者篡晴鳶爭上下意氣苦凌慢吾常嗤鴛
鴦尔輩何足訕迴頭語晴鳶汝食腐鼠慣無異
鴛鴦群戀短豆阜棧豈知瀟湘岸葭莢蘋萍間
有石形狀竒寒流古來灣閑看角里志了不憂
芻豢世所重巾冠何妨野夫州騷人誇蕙芷易
象取陸菟漆園逍遙篇中亦載尺鷃尺鷃汝惟才性
下嗜好不可諫身雖慕高翔糞壤是矚矚或聞
通鬼魅恠崇立可辨若蕪書兩存寧容恣妖幻

若蕪周禮秋官司寇下若蕪氏掌覆天鳥之巢若鄭
司農讀為摘又他歷反蕪讀為壽蕪之蕪謂巢也

南涇漁父

予方任踈慵地僻即所好江流背村落偶往心
已嫪切報田家相去遠岑寂且縱傲出戶手先
筇見人頭未帽南涇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
所以漁對我真道蹈吾初籍魚鼈童非至于耄
窟穴與生成自然通壺異孜孜或吾屬天物不
可暴大小叅去留候其孳養報終朝獲漁利魚
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為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死搜求莫肯興愍悼今年

川澤旱前歲山源涖牒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
譬如豢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握
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賢括操儻遇採詩官斯
文誠敢告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
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
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眊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越間好事鬼山榭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
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指搢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
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級
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鴉室其間
車馬徒隸藂雜恠狀農作之眊怖之走畏恐後
大者椎牛次者擊豕繫小不下雞犬魚菹之薦牲
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

禍亦隨作老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眊不曰
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然若以
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灾扞大患其死也則血
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灾扞患者為
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
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
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暘
未嘗術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

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
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
國之日則恟撓脆怯顛踣竄踣乞為囚虜之不
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
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
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
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
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
知斯文之孔悲

恠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恠松圖披之甚駭人目
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偏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
不四五尺礪浴罪切砢力可切然感縮然榦不暇枝枝不
暇葉有若龍鬣虺跡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
何物恠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
安有恠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
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
出於巖穴之內眚脆者則磴然其牙伏死其下

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
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
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
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恠木吁豈異人
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復而
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
阨號呼嗷擊教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
下指之為恠民嗚呼木病而後恠不能圖
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
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恠擁腫
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恠其形
或奇于辭自為恠魁是以贊之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朶暮開
無絕艷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慙謝雪清才詠不
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窓窺一夢夜來村落有
微霜

別墅懷歸二首

水國初冬和暝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
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遙為晚花吟白菊近
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
郭田

東去滄溟百里餘
松江潮信到吾廬
就中家在蓬山下
一日堪憑兩寄書

丁隱君歌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

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
或曰憇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
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
途而詣龍泓憇館獲見綸巾布裘自古而意澹
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
中僕丁咲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
午歲還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叅寮話與翰之
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道蒙灌溉剝
刮皆自執縷缶斤斲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

時昔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
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寘言語與
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
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
餌或問之對曰治心脩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
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修身
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
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
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

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
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竒岫獨
話君家竒秀盤燒天竺春笋肥琴倚洞庭秋
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
果熟末容收徃徃兒童雜猿猱去歲猖狂有黃
寇官軍解散無人鬪滿城奔迸翰之閑只把枯
松塞圭竇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值虛云云
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

隱君叩頭且莫別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藉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薛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蔬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灾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以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膚沸拍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斲鍛斷短其江之道焉尔然後板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

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
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
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
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
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
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
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

啄藻乍低昂立注定當宵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
披似諂功能邀弩兕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
群猶尔為而况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求志賦并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
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
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也百

無一厚者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
存安能盡識乎疑義樂夫夫子之春秋病三家
之若讐得郊趙疏鑿之與損益然後知微旨之
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猷長風廓其
羣翳共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者涉
乎康莊高颿巨舟工泛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就
貫如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
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
侯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廢逐隳
私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遺法菽一辭而可判
况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慙昧而不開
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沒
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

村中晚望

抱杖柴門立江村日易斜鴈寒猶憶侶人病更
離家短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萬里外即
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賓書記

一作鄭賓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學似應徐五丁驅得
神功盡二酉搜來秘檢疎煬帝帆檣留澤國淮
王牋奏入班書清詞醉草無因見但釣寒江半
尺魚

江墅言懷

病身無稚子田舍劣相容跡共公卿絕貧須稼
穡供月方行到閨霜始近來濃樹少棲禽雜村
孤守犬重汀洲歲晚弋籬落露寒春野并歌還
整家書拆又封杉篁宜夕照牕戶憶疎鐘南北

唯聞戰縱橫未勝農大春雖苦學并夜本多慵
直使貂裘弊猶堪過一冬

自和次韻

何義門云杉篁二句氣脈不屬甚奇所無然攷
跋本皆自之不云義門所據又何本也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糧易絕多病藥
難供夢為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
寨下仍重晚柎蕞無褐晴簷織帶春著籤分水
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三戶何人祿萬鍾草堂
聊當貴金穴任輕農把釣竿初冷題詩筆未慵
莫憂寒可晚江上少嚴冬

莫憂寒野井

珠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一本作桃花下美人過寒泉

未必能如此奈有銀餅素縷何

問吳宮辭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

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

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

吳宮辭云

彼吳之宮兮江之邗涯複道盤盤兮當高且斜

波搖踈兮霧濛箔菡萏國一作子鴛鴦家鸞之簫

子蛟之琴瑟駢筠叅差子界絲密讌曲房子上

初日月落星稀子歌酣未畢越山藁藁子越溪

疾美人雄劍子相先後出大姑蘇子小長洲此

宮之麗子留乎不留霜氛重子孤榜曉遠樹枯

踈子愁烟悄眇欲撫愁烟子問故基又恐愁烟

子推白鳥

水國詩

水國不堪早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茨少敢言魚

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梁覽况是
乾苗結子踈歸時祇得藜羹糝

十
世路澆險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藁焉

而席茨焉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脍大耋既鮒
童子未齧魚音以負以載悉媻悉鉏我慕聖道我
躄古書作稿小倦於學時游汝廬有飯一盛莫鹽莫
蔬有縑一緹不襟不祛祛所謂飢寒汝何逭歟
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

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遭其豐凶
槩歛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號于旻天以五
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捍吏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
逢人別麥壠唯憑一作應欠雉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
因行樂到村前隣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
稔年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騁良圖遙知賊膽
縱橫破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櫓任謳鴉輕舟過去
真堪畫驚起鷗鷺一陣斜

夜泊詠棲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向衡陽趁逐飛同是江南
寒夜客羽毛單薄稻梁微

早行

冰寒孤棹觸天文直似乘槎去問津縱使碧虛
無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

柳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柳李之春藁移來砌下出自山中
長霑澗雨迴灑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位艷
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
功弱植歎危繁梢襞積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
萼中自參其丹白且樅以天而薺以華芍藥為
贈予芙蓉可嘉誰為剪緝綺碎明霞鳳葆摠櫛

於水殿霓襟掩苒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蕊氣
落幽閨怨別之夢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東陵
聖母冶態媽妍近辭北燭仙人愁容委墜嗟其
結莓苔之地抱林麓之姿螭善舞而相略鷲能
言而見欺香憐墜少蒂戀飄遲當盃者不願守
道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兒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
年自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

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
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
五六月共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岩
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不
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養生者耶吾
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
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
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怕寒之地而
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怕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

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怕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怕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怕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怕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益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耶信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詐譴告者又曰竈鬼神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

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
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
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閭
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
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
一夔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
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
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
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補遺詩

築城詞二首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
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尔命何
勞惜

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
四角

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
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
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
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鮫函祇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
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淒鏘曲君聞悅耳音盡
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

心求人須任目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膏人別來羅
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
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永魂夢短怨坐泣西
風秋窻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劍對樽酒恥為游
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

別何足歎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
汲井常待曉
愁因轆轤轉
驚起雙栖鳥
獨立傍銀床
碧桐風嫋嫋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
一直復一曲
曲去日中還
直行日暮宿
何必日中還
曲途荆棘間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
吾宗刺桐川
余來拜旌戟
詔下之

明年是時春
三月繞郭花
蟬聯嵐盤百
萬髻上插黃
金鈿授以道
士館置榻于
東偏滿院聲
碧樹空堂形
老仙本性樂
凝澹及來更
虛玄焚香禮
真像盥手披
靈編新定山
角角烏龍獨
峴然除非淨
晴日不見蒼
崖巔上有擎
雲峯下有噴
壑泉泉分數
十以落處皆
崢嶸寒聲入
爛醉聒破西
窓眠支筇起
獨尋粒在墻
東邊呼僮具
畚鍤立鑿莓
苔穿漾滌一
派墮練帶橫
斜牽亂石拋
落落寒流響
濺濺狂奴七
里瀨縮到踈
楹前

光潑半散涌沫飛旋圓勢束三峽掛瀉危孤
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蕊鸞
鵝舞丹烟凌風揆桂拖隔霧馳犀船况當玄元
家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
若在此有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
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
鶴頰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素絲

園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綵如何墨子淚反以悲

途窮我意豈於是願參天地功為綫補君袞為
絃繫君桐左右脩闕職官商還古風端然潔白
心可與神明通

陸龜蒙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
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
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作博游搏歷湖蘇
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
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

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橐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禘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蒺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黜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席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肖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文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蘓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鬱林太

守罷歸無裘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
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
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
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
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
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

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衮既
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于板俾
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衮記

續補遺

此後四賦乃蜀本有之今添入

徵涼賦

楸梧既謝

越楸閩梧

屈原增傷菱先鴈敗柳狗蟬

荒日落深宮十四等皆為麗絕雲愁大澤九百
里盡欲飛揚暑退未退宵長未長傷寶階

一作曲檻

以尋冷當綺疏而薦香飄飄拂拂悄悄悵悵省
團扇以搖清泥瑤琴而泛雅石穩將卧筇輕欲
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謝傳感柏伊哀
箏無端涕下單栖悟早共賞情多應從遠壑定
降明河病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輕帆十幅乘
秋好唱湘歌殷浩休談揚弘自舞粉初漬而題
媚塵適消而盡古正在安榴館裏寂寞饒潘暫
登酸棗臺時淒涼付庾潛生翠被暗著金樓銖
銖減癖斛斛量愁草玄者遂貧無暇梯附者結

客而游暮雨陵邊有魏主常聞之樂夕陽池上
有蔡姬曾蕩之舟恨鎖疎烟衿披遠水露桂方
澹風篁或倚鄂侯之餘冷猶在江令之宿醒初
起道氣全衰離情遍駛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接
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追傷未已

秋蟲賦

敗壁秋立昆虫夜鳴蠹者角者旁行却行一不
知其詭狀空太息於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
穴陰階而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役進不

寶之按漢武傳
有范成君此當記

壽君按吳富是
吳字

爭名體肖翹而易動音鳴咽而難平深宮淚迸
送旅菟驚香殘漏永月吳樓明謝臨川行樂微
吟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坐嘯更裊餘清唧噴
懷讒悽嘶往愬縷急如斷絃天欲怒或自竒而
不屈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騷客裁錄詞人暫賦
已矜床下之光輝遽咲草間之霜露悲夫病枕
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趣朱雲沒後
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麀尾賦

謝文靜桓宣武王東亭却北府相與叩易論玄
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願中稽道德之祖理窟
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
右提山銘於焉就坐引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
逍遙義立不足稱異纔能企及公等盡矚當仁
咸云俯拾道材乃攝艾納而精爽投犀柄以揮
捐天機發而萬目張大壑流而百川入嗟乎世
路崎峇藏訛掩瑕陽矜庄而靜嘿暗奔競而喧
嘩貞襟柴棘奧旨泥沙雖然絕代清談客置此

邨同王謝家

幽居賦

陸子居全吳東踞長洲故苑一里闔關不通人
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
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
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
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
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戴癭啣瘤居無養拙
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矢嘗逞志於四方

末佩樵艾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垂德
全衰門等韋平林無魏邨激清芬而鎮俗追邪
望於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袖
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
圖牒課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涑工酒保
幾欲沈淪故粟空棄屢瞻摧折劉超劉毅俱無
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
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腸扣兵鈴於魚腹
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疔未逢黃鷄止則

葭墻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翫於棊枰
夜還眠於鍛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
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
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
精微探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
然復為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
病惟鬪蟻刃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
鷄鶩所樂遂非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
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

容曹公以泥水自救羅含宋玉常居出於荆蠻
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揚德祖家惟弱柳殷
仲文連只枯槐馮列薑辛繁欽蘭碧安有稻名
半夏藥號怕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
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
梨酢且故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
遠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回
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
作賃春之客况布緇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

猶堪寒暑得以書袖席僕射用牛蠟自理茶租
閑披釣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涂聽聞愬怒之詩
既已逢原遂成摛翰非因授簡初擬遺鞭不能
粉飾大猷且用玄黃稗說貽於好事希從得意
而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咲賦云

秦伯勾吳通侯舊里地接庸丘門臨鶴市比顏
巷子非陋方賜墻子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
以仁行莊生乃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

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
孫衣止七升之布藥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
容憂貧惟可賀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而誰能
擊墜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噫秦
時亡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
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歡求解表之力餌陟釐明
攻冷之微悲少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
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戲事近出於松陵亦慕
偷桃還恰嗜艾艾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

志投簪隱几聊思夷甫談玄搦札彈毫聊效文
通奏記夫靜者踪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
多士退宜追乎逸人煩煩原土之五三壞託高風之
四鄰纔祛燥濕稍遠踴塵以日繫時且復窮於
魯史穿池種樹正欲類於齊民室之崇壇墉非
縮板因坎窞以為洫謝蒙龍而表限益戒無是
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床鹿幘訝將隱予
何遲椽飯菁羨咲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畊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贅客有彫龍之

辯然後為狂生雄自投而發死禍流慟而將行
外嬖方施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說說既勝韓非徒
恃其縱橫况復支離壹鬱兀陋寒吃才甚微而
寘文體素羸而多疾陰鏗藥鈍披曉幌以皆來
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自然忘物我混窮通
將太宗吁呼理叶與握真宰情同優游塞馬脫落
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符謝朓留
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碣岸而飾荒臺輟金錢
而營佳樹尊尊綜綜号欲流千里草帶子初圍十步

頽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盡是松肪
桂蠹加以籬邊種菊後堂生萱覆林之新桐乍
引臨窓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移門夢去
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遠孤村遇境逍遙就魚
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濯玄泉
屢游連菴憂度癡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遠豹管
間窺羊岐忘返搜束楮之亡缺補陳農之遺道
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竒蹤任敬子家聚群書
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分毫徒羨玉杯珠柱

上書名
下琴名

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容朴野不稱
蓬蒿悵殘編之未構奚雅具之為勞况乎栖平
蕪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梓合巾箱
藤交餅笥炊糝牌以為食割瓠瓠而作器荷篠
而行據梧而睡妖寧勝德休占賈誼乘塵醉可
全真但舞王戎如意其間豁尔此外蕭然姜肱
則惟眠一被江草則還留夾甑望夫子之門墻
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屨不啻雙穿敢驚時而
獨行聊回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志關虛搖譚柄

夜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聲清言不屈孫
劉詎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或
抽易軸叩玄端演精微於簡易消淡泊於圖難
澄如止水畧調若長竿與去聲牛心者赴敵持塵
尾者登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
興公雅韻仲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
方知習健抗弥天之道安彼漢落而無容且蕭
條而高寄兼耳目以咸外曷丘園之足貴幸春
物之內榮列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孰

謂兩儀瘠者緩而腴者先奚云一氣真宰難問
洪鈞有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陶烟霞而
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躡景冥搜縱橫
子四海飛揚考十洲閱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愠傾
落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國悲
故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鄉在平原乃遠祖所封之地歎鐘鼎
之沉光向漁樵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居崐嶷之
顛接輿佯狂亦取枕音椿櫨之食徐諱下舍陶愛
吾廬上法於陵之畦圃旁分建業之村墟時牽

殞孫自把渠疏友乏惠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
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
久旅才將命子分坎埴性與時子甘齟齬閑游
廣澤願學弋於蒲且代或終蹈滄溟更移家於
芋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沐吾神苟能推於用
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檐何辭井臼不
求容於側徑何患荆榛湛音沉冥者朴素之源毀
譽者浮華之撒撒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蹠
落霞亦被枯桐之誚一作說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

則雅音攸發同於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
岩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山東北郭之風纔能
養素有左車右侯之計未足圖王全嗟浩歎而哀
吟畏蘭彫而蕙歇清罇方艷於瑤水寶瑟坐凝
於華月歸田少接猶疑斥鷃追飛獵相逢可謂
蕪菁無塘突唐

續補遺終

齊蘇遺卷

無青蘇矣

限翻音效業
器下周海
限翻音效業
器下周海

右笠澤叢書三卷五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於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樊開則為文集序朱袞則又為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惟士氣萎蕸文章亦與

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
怵慷論列非求知也特以積之厚則發之
宏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願其志既不能自
達於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於天下
四海隱約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鯨蛇虎吞
噬肆毒士幾無所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
所呻吟鸛埴之所嘆恨者豈為流連光景
陶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
而猶存故雖一嘖一噉不忘愛君憂國之

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
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真
原距先生歿幾五百年門緒衰落既同編
毗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見之所開沃
粗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
既深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
經術熄故其書不傳今

清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
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行於世而

叢書雖板刻於宋元符間然而蕪沒久矣
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
先生之於經術學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
討索者矣然曰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
則其卓然有見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
夫豈區區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
元之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
真原百拜謹題





